乙巳禍蹟

十七

庵集

3487
1736
v.17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曺植
金獜厚
白仁傑
朴淳
沈義謙
閔齊仁
尹先智
朴光佑
具壽聃
羅湜
李英賢
宋氏家傳
白氏
宋獜壽
成運

圭菴諡
晦退小疵
東菴行狀
休菴院額

碑

南冥曹先生神道碑

南冥先生既歿士益苟俗益偷有識者思先生益甚然人〻尚知貴義賤利恬退之可尚貪冒之可羞則先生之功實大矣先生天分絶異生九歲嘗疾甚先生告母夫人曰我幸爲男子天必有所與今日豈憂夭死乎甫成童目見己卯士禍之慘遂不赴擧以親命嘗一就爲文慕左柳一日讀濂溪志伊學顔之語慨然發憤自山齋揖諸生歸日讀六經四子及宋時

曹植

東333379

諸賢書精究力索夜以繼日手摹先聖及周程朱三
子像以寓景慕之意宋圭菴先生李相浚慶贈以大
學心經等書先生輒書曰自得此書悚然如負丘山
益從事於朴實之地時文定正位大小尹相搆先
生益無當世意永拋博士業入智異山築室以居扁
曰山天齋一意進修所造益以高明嘗以晦齋先生
薦授齋郎不就後晦齋按道求見亦辭謝 明廟三
年特命超叙兩拜主簿退溪李先生在朝以書勸赴
終不肯又除丹城縣監上疏辭二十一年陞判官
召旨再下仍賜藥餌食物先生遂赴 召上引見問

以治道先生對曰道在方策不須臣言臣以為必須
君臣之間情義交孚然後乃可有為也因極陳生民
困悴之狀　上問為學之方對曰必須心得不可徒
聽人言也　上又問孔明事對曰孔明與昭烈同事
十年不能興漢臣所不得知翌日謝歸　宣廟初再
有徵命又辭因進時弊十事二年又承　召上章言
為治之道在人主明善誠身必以敬為主又極陳胥
吏情弊狀除典籤不拜歲大饑　上賜粟以周先生
上書陳謝且曰累陳愚言無所施用辭甚切直　上
慽聞其疾亟遣醫視之則先生已沒實　隆慶壬申

曹植

二月八日也前歳後山木稼　帝京星官語　本朝
行人曰汝國高人近将不利至是果驗噫哲人生没
豈偶然哉四月六日葬于山天齋後先生氣宇高凝
嚴毅正大荘敬之心恒存于中惰慢之氣不設于形
潜居幽室肩背竦直晨興静坐默觀精思閒若無人
其學専以敬義為要左右什物所銘而自警者無非
此事故先生神彩峻潔容貌俊偉其克己如一刀两
段其處事如水臨萬仭絶無依違苟且之意平居家
人不敢闌語娯笑内外斬斬最篤於孝友在庭闈間
油油翼翼以善為養専以悦其心志其持制血泣哀

慕前後皆廬墓戒童僕毋以家事来諗人有來吊者
只伏哭答拜而已未嘗與之坐語與弟桓友愛彌篤
常曰支體不可分也同居一墻之内出入無異門雖
退處山林傷時憂國出於至誠每中夜獨坐悲歌泣
下入殊未之知也取友必審其人有不可於意者雖
達官要人若將浼焉最與成聽松大谷東洲李黄江
金三足堂諸君子相好若芝蘭與退溪先生往復辨
論嘗與退溪書曰平生景仰有同山斗退溪論先生
曰合於君子出處之義矣先生教人各因其材有所
質問必為之剖析傾倒聽者洞然開釋嘗曰今日之

書植

弊喜趍高遠不察切已之病聖賢之學初不出日用
之間如或捨此而遽欲窺性理之奥是盡性至命不
本於孝悌也又曰聖人微辭奥旨先儒相紬闡明學
者不患難知患無為己之實也讀書至緊要處必三
復乃已仍成二冊曰學記其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上賜祭賻粟贈大司諫後加贈領議政謚文貞晉州
三嘉金海諸邑章甫皆設祠以享焉先生諱植字楗
仲曹氏出昌寧始祖瑞實麗祖外祖自是士大夫不
絶國朝錫文領議政封府院君是先生六代祖曽祖
安習生貟祖永不仕考彦亨登第歷揚中外妣李氏

忠義衛萄之女以　弘治辛酉六月二十六日生先
生于三嘉之兎洞夫人曹氏其父琇世為南平人生
子次山夭死女適萬户全行側出次石次磨皆縣監
次砎護軍金行二女適叅判金守顯監司郭再祐次
石男晋明察訪次磨男敬明益明復明女適叅奉鄭
興禮次砎男浚明生員克明女適鄭顧晋明生鼻敬
明生曄晥曔晤益明生睭賬復明生瞰暷浚明生員
昪暑克明生晷晏員昪晏皆生負內外胃玄摠若干
人余生後世未及灑掃於門下然一時諸賢之論想
像而揣摸其壁立千仞日月爭光之氣象至今猶使

曺植

人凛然畏敬其扶樹風聲以振委靡之習俗也宜哉至於啓手足而猶以敬義諄諄語學者所謂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耶孟子曰聖人百世師也伯夷柳下恵是也朱夫子取此語以稱東溪高公倘使夫子復起則先生脚下其不用此語乎抑否乎必有能識之者矣銘曰

天賦之高襟懷無累灑灑落落信古好義名節自礪横流碣石築室山間嘯咏唐虞徜徉自樂惟敬與義聖師所訓大揭墻壁喚醒滌濯對越上帝日乾夕惕聖朝側席賁然來斯欻反初服進修之勇捕龍縛虎

老而彌篤聲名愈高士林愈傾如斗在北木稼徵災
少微藏輝指人之厄高山既頹邦無典刑士靡矜式
惟厥風聲廉頑立懦壽我國脉頭流倚天其川坼地
滄淪磅礴有來千億先生之名與之無極

書植

河西金先生神道碑

國朝人物道學節義文章咸有品差其無有而不偏者無幾矣天佑我東鍾生河西金先生則殆庶幾焉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蔚州之金蓋出新羅金傅王鶴城府院君德摯其別子也以至于本朝直長義剛訓導允叅奉齡寔先生曾祖〻與考也妣玉川趙氏叅奉公孝謹好善有古君子風先生〻而形貌端正風神秀朗數歲行必正履不由側逕身外之物一不經意惟書籍翰墨是好嘗手摩萊皮必盡其心乃已曰欲見生理之本求九歲奇服齋遵見而異之曰子

當為我世子之臣蓋 仁廟性質生知臣民咸仰其
聖德故也稍長常穆然默坐儼若對越講論到意會
處輒欣然自得達曙不寐其所造已深遠矣 嘉靖
辛卯中司馬時年二十二時經黨禍未久士諱學問
之名先生與退溪李先生志氣相得往還講磨極有
麗澤之益焉庚子登第分隸槐院賜暇湖堂拜弘文
正字陞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仁廟毓德春宮聖學
日躋得先生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
且特賜書冊又為墨竹以寓微意先生作詩以謝其
印本為世所寶為副修撰因東宮火變上劄曰自古

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為本蓋必親賢才可以尊輔翼而養氣質必正士習可以明彝倫而正風俗且如向來己卯之禍朝野無不慼其寃枉然而至今不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上以釋　殿下一念之疑下以洒諸臣九原之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輒斥以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顧　殿下虛心靜慮深惟致災之原研幾於講學而致曲於存察要使本原澄澈表裏皆實無一毫私僞以雜之則邪正不難辨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偷之士習可以振已解之紀綱教化之陵夷風俗之頹敗有不足虞

矣辭意剴切自此　中廟益知靜庵諸賢之冤頗示
悔悟而厥後申請者益衆卒至　仁廟初服快下伸
雪之命先生益發其機焉乞養得玉果縣監務循民
情一境頼之明年乙巳詔使張承憲至召爲製述官
時　仁廟初卽位時議咸欲留先生以補新化而時
事顧有可憂者先生辭以親癠而歸七月　上捽然
賓天先生聞訃驚慟幾絶而穌因以疾解縣任歸自
是凡有除拜皆不就連丁内外喪克盡情文至於襄
服之制一遵禮經喪除以校理召又上箋辭　明廟
諭以君臣大義先生亦極陳疾病難進之状並辭食

物之賜庚申春忽感疾屬當上元命家人具時食薦于家廟事訖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遂以翌日庚午壽五十一而歿訃聞 上驚悼特致賻儀先生清明温粹胸次洒落人以為清水芙蓉至其立志為學也積之以窮理主敬謹思明辨之功則其造詣之深入不能有所測之者矣蓋先生初從金慕齋受小學書用功最深至於大學則兀然端坐而讀之至於千餘遍反復細繹不得不措自後雖以授門人弟子未嘗以易此也嘗曰大學一部之中體用具備條理不紊捨此無以進道矣不讀是書而欲看他經猶不築

基址而先作室屋又曰讀此書無疑者未必有實得
苟字〻研窮句〻思量則必有未透處如於章句未
透叅以或問或問未透叅以諸家之說久〻必見氷
釋之效美其於語孟詩易覃思實踐而曰得力莫如
語孟又嘗謂太極圖說義理精深西銘規模廣大不
可偏廢常玩索不已至其持守則必以敬為一心主
宰日用之間儼然肅然辭氣安定視聽端直表裏無
間動靜如一情意之發獨先照於幾微事物之應必
揆度於義理善利公私之分益致其謹自其性命陰
陽之妙以至人倫孝悌之實體在一身本末備具卓

然乎大中至正之規矣故有言學當專務篤行者則曰知有不明行必窒礙有言學當專治其內者則曰外不整齊內必怠慢又嘗曰學莫如知行並進內外交修至其證訂諸說之未安者毫釐必辨於花潭則慮其弊流於頓悟之捷徑於一齋則病其道器之混為一物論人心道心則黜羅氏體用之說至於退溪李先生有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論高峰奇先生深疑之質問於先生沛然無所凝滯遂以論辨於李先生殆數萬言世所傳退高往復書者是也蓋先生於道理洞然無疑叩之斯應若取諸袖中而與之而無

不由當故雖以退溪之精密亦屢舍己見而從之文
元公金先生以先生說考證禮書者多有焉先生論
議不惑於新奇不亂於纖繞平正明白使人易知攧
撲不破然未嘗以知道自居常若有不足者嘗有詩
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先生識趣大
堅此可見矣先生少有經濟志當安老伏法之後金
慕齋李晦齋諸先生稍〻進用而先生獨見幾微即
有斂退志及 仁廟賓天驚痛殞絕如不欲生杜門
月廢屏棄人間事頓無送往事居之意每值七月一
日輒入家南山谷中慟哭竟夕而反蓋當時不敢問

故只自隱痛於心而未嘗形諸言語人終不能知也嘗作有所思吊申生諸詞寄意激烈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讀之者自然髮豎而膽裂然竟莫測其旨意之所在也歴覽古今至奸臣嬖孽使君父嬰其禍者必扼腕慷慨不翅躬親當之者蓋以一心而函三才造化之妙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者終有所不可誣者矣其家政必以正倫理篤恩義爲主閨門之内和順雍睦而濟以嚴整入其家者如入治朝焉飲酒微醺紬以吟哦音調洪暢令人莊歎和暇日必携冠童逍遥徜徉顧謂諸生曰學者時〻體認沂水庭翠

余隣亭

氣象然後方能少進爾後學之被其引接者如襲春
風而覩慶雲也其述作根於風雅參以騷選李杜凡
有感觸一於詩發之清而不激切而不迫樂而不至
於淫憂而不至於傷皆所以理性情而涵道德其疏
章通暢典雅必以理勝真仁義之言也文集若干編
行于世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諸作逸而不傳惜
哉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占筮筭數律曆無不通曉筆
法勁健絶無姸媚態所謂德性相關者然也配尹氏
縣監任衡女二男從龍從虎三女壻趙希文梁子澂
柳景濂也從龍男仲聰參奉無嗣從虎察訪男南重

其子亨福亨祿亨祐亨祉二女婿李奎明奇震發也
亨福男昌夏泰夏亨祐男晛夏亨祉男鳴夏大夏其
出后亨祿者仲男也昌夏生翼瑞斗瑞時瑞泰夏生
天瑞地瑞元瑞鳴夏生致瑞李婿男逸之賓之迩之
密之佶之奇婿男挺然挺之挺漢內外胄玄揔若干
人以文行相尚其年三月癸酉葬于長城治西願堂
山先塋面陽之原門人創書院以享之 崇禎壬寅
顯宗大王賜額曰筆巖復命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
學謚文靖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嗚呼聖朝
崇報之典至是而無遺憾矣盖海東自殷師世遠聖

學不明至我　中明之世治教隆盛莫不以洛閩為準則然於道罔危微之說尚多聽瑩者而先生自能獨見大意學問思辨直尋正脉　本朝宗儒名賢往々致身於廢貞之際周旋委蛇志欲扶社稷救士林身且不免而先生自能知微知彰遯世無悶以沒其世由是觀之其明知達識超乎事物紛糾之表而深造厚積進乎精密正大之域至其清風大節聳動震耀使之頑廉而懦立則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然而本之則實根於道學之正然則入不可以不知道而欲知道捨學問何以哉世徒以節義論先生者可謂

淺之為知也銘曰
達道有五君臣父子此其大經欲盡其理盍究聖經
有知有行學問之道實在於是捨是曷程於惟先生
天賦之異質粹氣清智豪力雄勇邁終古廣大高明
旣極虖言反以約之允矣集成君臣之義父子之仁
各得其貞其所及入沛然旁達式圍式型世道人文
天秩民彝炳如日星循古訖今許爲論德孰與先生
聖朝褒崇多士尊慕岱宗魁衛顧堂之陽銘此豐碑
維千萬齡

休庵白公神道碑

靜菴趙先生以聖賢之學興致澤之治旋遭奇禍其言行之可爲世法者乃爲世所諱其道幾乎息矣不有親承旨訣篤信守死公誦於衆咻之中使其復明於世者斯文安得有今日乎則休菴忠肅白公諱仁傑字士偉其人也蓋當我 中廟盛際羣賢蔚起金公湜以高才邃學長成均公慨然有求道之心每諸生隨例講學之外公獨執經難疑必得其義理之正然後乃已尤尊信趙先生委已而師事之就其宅傍構屋以居焉旣而北門禍作師友盡殲公慟念悲傷

白仁傑

即入金剛山久然後反閭游大學出言制行不改師門舊法衆皆指目文網將加公故稍去崖角又為大夫人年高遂取司馬及第時輩斥以趙先生徒擯隸成均館久後始授藝文館檢閱故事政曹開政則藝文館一員詣政廳書其得失公以眇然新進能復其廢執筆往惟謹政書甚憚之陞為禮曹佐郎為養為南平縣監建學擇師以教其人又親至為正句讀如明道晉城之為均賦薄斂以厚民生倉廒廨舍廢無不修有以關節撓法者公一斥之以治行第一特陞其資以獻納 召有忌而譖之者還仍舊任竟拜持

平轉戶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乙巳 仁廟昇遐
明廟即位 文定大妃下密旨于尹元衡使亟除
仁廟舅尹任及大臣柳灌柳仁淑等公時復爲獻納
主謀者難公使許磁諭公指磁舊要也磁要說百端
公拒不聽磁怒曰所以先事委曲者知有老親也非
細故也或曰辭疾可免乎公曰臨事辭難吾不爲也
翌日臺諫齊會議多從公事不得發於是鄭順朋李
芑林百齡許磁徑詣 闕請罪三人時李晦齋彥迪
爲院相亦不敢救公將與同列爭之同列縮頸無敢
應者公乃獨啓曰國家事當出於先明正大今罪此

白仁傑

三人而不廷議不列罪名后弟奉密旨行事何以示
後世且使奸人暗地搆扇以陷所惡其流之害何可
勝言元衡承内旨以肆其惡大司憲閔齊仁聞有内
旨伺候諸宰家有同傳令軍卒請皆抵罪又駁兩司
失其言責 文定大怒下公于吏曰任等謀危 宗
社此公託公護賊事將叵測時北窓鄭公磏順朋子
也牽裾以諫曰白公忠直今若見殺父將得罪萬世
順朋乃跪曰白某不知國家重事徒言密旨之非愚
妄之發不必深罪 文定由是怒霽只遞官歸坡州
於是柳尹三人皆以廷論死越三年丁未鄭彦慤以

良才壁書告變因加罪乙巳人或死或流公遂配安邊未幾大夫人沒公以不得奔喪躃擗倍常越五年有大赦放還田里公素貧至是生理益蕭然固晏如也先是己酉有奸人又上變乙巳餘人鮮有免者公亦不以為意客至觴酒歌呼談論自若人不見其愁居憫憂之容也每夜必誦太極圖說程朱諸書未嘗不在左右居廿餘年元衡敗死公議稍張公叙復歷四官為楊州牧使為民興利去弊纖悉無遺民立石頌之 宣廟即位務求賢俊公甚負朝野之望數月之間自弘文校理歷直提學陞承旨移吏曹叅議大

司諫時　仁順王后垂簾公進曰　嗣君不至幼冲
女主不可以久聽國政　仁順不悅然亦未幾撤簾
公爲　上進劄言古昔聖王先正厥心以立其本堯
舜所謂精一執中即其事也　殿下體此而能建其
極則羣下莫不精白一心丕應徯志矣　殿下生長
閭閻此商王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者誠能終始典
學遜志時敏則心與理一政學相成矣又曰所謂敬
者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殿下念茲在茲動靜勿失
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可馴致也又曰吾東方道
學自鄭夢周金宏弼始有淵源趙光祖以傑出之才

閩程朱之學循蹈規矩非禮不動大礪名節興起斯
文二帝三王之盛庶幾復見而袁貞肆其鬼蜮竟致
冤死朝野之痛久而彌深謂宜推獎真儒贈以高官
美謚從祀文廟則天理可明人心可正道德可一而
風俗可淳矣遞授工曹參議旋復前職 上議祭私
親公以為繼統之義雖嚴而私恩不可盡絕今遣祭
官以伸至情無不可者言者以為非是駁遞公復為
工曹參議轉大司成公因遂退歸 上思公風節屢
以兵曹參知大司諫召皆固辭俄特陞嘉善拜大司
憲公三辭 下手札曰君子生世致君堯舜垂名千

白仁傑

帛可也卿忠誠貫日月節義凌氷霜宜速赴召公遂趍朝未幾遽陞拜同樞兵工曹參判兼 經筵義禁府事復長憲府者再嘗以天旱上疏曰昔漢臣有言天災不痛於肌膚震食不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譴輕上天之怒此言真今日藥石也願 殿下惕然自省痛洗弊習進上貢物量宜減損諸色卒隸均其苦歇除一族之侵禁無名之稅可以利國便民者期於必行則及今猶可為也今既疏釋幽枉然孰有加於乙巳己酉之冤乎誠願渙發雷雨其時被罪者悉復其官籍沒之物亟令還給則忠魂感泣士林興起矣

且李滉酷好學問講明性理如欲圖治非委任斯人
則不可又申靜庵從祀之請　上多採用焉廷議又
欲削乙巳僞勳柄臣有不欲者公面責之曰此議不
行則公罪不可辭又月兵書歷刑曹移大憲忽有飛
語公將論朝貴若干都下喧騰公曰我心事如青天
白日恨不早退即謝歸後人有上書言白某謀害士
林不售而退　上怒曰白某精忠貫日至欲寃治其
人居官不受賂直有所得輒以須諸親族既退無朝
夕之資監司尹公根壽以狀聞并　命賜以米豆上
章謝仍復請以趙光祖從祀文廟先是公欲請趙先

生廟額力疾入京則院生已陳乞而未獲即還歸
特旨陞授叅賛下書徵拜辭不許遂還朝始至歎曰
吾已耄矣思欲復覩　天顏乃入侍　上勞問甚至
公進對數萬言皆治道之要然耄瞶不能十一深自
慨歎復欲賫封以進覃思苦索累月乃上大槩前後
致災之由及　上心受病之根又極論東西分黨之
弊又言牛溪栗谷兩賢道德又極陳靜菴道德學問
事爲之懿而惜院額之靳未言南北戎蠻形勢請修
軍政　上優答更命繕寫以入時輩以所論朋黨者
為不利於已兩司交章劾之又賫以疏本詆栗谷李

先生修潤言者謂李珥自草疏誘白某以進將文致
之公疏言臣文墨不足使珥修潤昔程子代呂公著
作應詔封事爲富弼草山陵疏臣亦未嘗向人隱其
實矣 上釋然慰諭之自是益與時輩相戾嘗命駕
往靜庵書院俛仰舊跡徘徊不忍去悉以其俸賜歸
之院庫己卯九月廿九日卒于京第年八十三自病
及葬醫問賻祭 恩數有加下教曰賢宰逝矣予極
驚痛其冬葬于楊州積石里公高邁疏曠慷慨有氣
節自少志道希賢不求溫飽立朝以後益自淬礪雖
遭廢斥不沮不挫至於乙巳之禍冒死抗言直欲以

隻手扶持世道表正人紀其孤忠正氣可以撼山岳而摩星斗是以聲名洋溢乎一世士論翕然歸之其草啓時柳公希春為之吐舌曰壯哉小人之畏已者亦歎服羞愧嗚呼此豈勢利之所能移威武之所能屈哉餘人少經風霜無不摧折公履險愈多厲志彌若其忠君許國之心白首不渝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末年上章身已屬疾而思慮積皆不得少休子姪交諫皆斥退之其心如水必東不可止遏蓋聞靜菴當朝其畢義顧忠之誠如此云公早孤事母夫人必順其意事兄如嚴父燕山昏虐毀撤民家公八

歲出見中使周旋應對中使異之其家得不毀母夫入食甚違夜執女紅公侍坐終夜必待母夫人就枕然後乃寢母夫人憐之每輸燈假寐公既聽乃起一日書九容九思於座右潛心靜坐居三月同輩見之曰君容貌辭氣大異於前及事眞儒而得聞大道之要則所見益高所養益正利害欣戚一無所入於其心既而德器成就則寬和坦夷不設畛域入與之處洞見肺腑聞人之善至誠稱歎横逆之來受而不較雖卑少者苟言其過則必喜聞而亟改之平居無所嗜好服食麤疏凝塵滿室而亦不掃也惟性理之學

白卜條

既老猶耽書誦夜忽有得則輒識之同志来見則欣
然講討窮晝夜不倦眞所謂勉焉孳孳不知年數之
不足者歟蓋公於靜庵先生誠服而心醉沒身景仰
雖未知盡得其全體然以其相近者自成一家見諸
行事而以詔後生則其功眞不少矣若使天相斯文
士禍不作使公得竭其才於師門則其所成就豈止
於此而強盛之年不使坎壈羈窮以展其蘊則其事
業又豈可量也嗚呼惜哉　宣廟嘗褒公以廉謹
仁祖朝追賜易名之典牛溪先生嘗曰休庵他日當
得勤學好問之文世無公議其言不行識者恨之南

平士民為立祠宇賜額曰蓬山坡山人亦俎豆于栗
谷院廟之傍公水原人上祖景臣為高麗侍中曾祖
效參持平祖思粹參校考益堅王子師傅以公貴皆
有追爵妣丹陽禹氏司直從殷女公初娶平澤林氏
生一男曰惟恭早夭繼妣順興安氏萬戶璨女文成
公裕後也婦德甚修教諸子常以急流勇退為戒生
二男惟恒縣令惟咸承旨主簿趙堪安守基進士辛
世英義寧監亂祖縣監任穡其五女婿也惟恒二男
五女男曰孝民縣監惕民生員婿曰僉正金期遠李
詳崔興雲柳信朋李誣惟咸五男一女男曰海民善

白仁傑

民縣監信民都事賢民僉知憲民婿金興祿趙堪一男一女男毅道僉正婿成文濬縣監安守基一男一女男鍵婿李景震辛世英無後義寧縣監男一女男李春英僉正婿趙大宏任穡一女婿李重基縣令孝民男奉事弘命僉知弘性弘中郡守弘一惇民男佐郎弘祐叅奉弘績善民男弘望弘基弘猷信民男弘規弘肅賢民男弘濟弘潤弘源至今四五世內外子孫多不能盡錄而其外裔之顯者令趙鎰佐郎錢僉正成櫟僉知樱李時材同知李行健右議政行遠祭判李時楷時楳通政申恂監司李萬雄掌令鄭始成

郡守始大縣令趙逢源正言崔商翼始公與聽松成
公爲同門友牛溪先生事公甚謹嘗記公始末以爲
狀今弘一弘祐將樹墓隧之碑要余書其事余惟公
盛德大業非後生末學所可形容謹狀牛溪之狀節
録如右而又係之銘〻曰
箕條邈焉文弊言湮真儒勃興道宏學醇孰承其緒
偉哉休菴如在程門楊氏于南麟死曾郊慟纏鱣堂
閱彼空谷我佩潔芳理有伸屈乃進　王庭元祐餘
蹤羇旅孤惸衆流靡〻一柱亭〻時當辰巳　二聖
紬陟小人宄凶君子爲肉厖臣舊弼口緘手縮公舊
白仁傑

其忠貫育莫奪流離困谻我心彌白　宣廟之初寤
寐豪英起公于廢日加　恩榮暮年壯心匪石誰轉
事喜爭張卒莫我展惟有師門九死可忘高山景行
江漢秋陽尋其膹馥發其餘光斯文不絕繄誰之力
真源既導百川其東曷徵其信有覺坡翁我作銘辭
以告無窮豈敢作之坡翁是宗

思菴朴公神道碑

國朝屢更士禍至於乙巳而極矣世道大變斯文倒地聖賢之書指為禍胎士子所事時文而已而國勢之危已甚矣天佑我東士流蔚興　明宣之際治教大明為士者誦法孔孟程朱人倫明於上庶民親於下庶幾乎三代之隆矣當是時主張清議引進士類卓然為領袖者曰思菴先生朴公諱淳字和叔其人也世運平陂時論乖張公遂跋疐奔迸德業中沮至今為識者之恨焉公忠州人朴氏譜自高麗副正英八世而有曰蕃始仕　本朝為殷山郡事是生智興

成均進士是生祐生負壯元明經及第官至右尹號
六峯其凡祥世稱訥齋先生為己卯名賢六峯娶棠
岳金氏女生公于 嘉靖癸未姿稟絶異色東氣清
金精玉潤八歲開口詠物輒驚座人隣有教師曰吾
敢為爾師六峯常以文自負見公作曰老膝當屈矣
十八成均進士受學於徐先生敬德丁未六峯沒廬
墓毀幾滅性練後猶啜粥服闋入山讀書逾年而歸
訪耻齋洪仁祐講横渠大和等篇耻齋歎曰可與共
學其惟和叔乎癸丑 明廟以經書親臨試士公舉
止雍容辭釋精透庭中屬目遂賜第居首歷數官為

吏曹佐郎弘文館修撰校理　上賜暇湖堂一日　上
召對湖堂學士講論經理且　命製述親執青鍾滿
酌以侑而又倣蘇軾金蓮燭故事以送之翌日大臣
尚震等章請　殿陛陳謝一時以爲盛事爲檢詳舍
人奉命檢災于湖西陞弘文應教時館中將議上林
百齡謚號百齡當乙巳士禍與尹元衡鄭順朋許磁
李芑逞其奸凶圭菴宋文忠以下諸賢無遺類而告
廟錄勳矣元衡以肺腑親方爲領相執國命奸壼恃
爲城社視正士眈眈百齡如不得美謚則大禍復作
矣以故館中相顧依違公獨奮然議定曰恭昭盖家

朴淳

鍼聞矣元衡唶噫曰林公國之元勳詎無忠孚意在
叵測將鞫治士類沄懼而公泰然 上將置重典有
救者只命罷黜始公將待 命金吾入室更衣坦〻
而出家人不知有事及歸幼女出迎公執手笑曰幾
不得復見汝矣翌日南歸壬戌除韓山郡守期年而
政成邑民愛戴如父母每衙罷輒處亭舍課日讀書
傍郡之士聞風坌集癸亥以成均館司成召入歷侍
講院輔德司憲府執義弘文館直提學劉論時事陞
爲承政院同副承旨自是每承旨有闕公名未嘗不
在焉丙吏曹參議移司諫院大司諫遞復拜論妖僧

普雨、請罷法又論黜元衡盖自乙巳以來罪元衡與
百齡許磁等結爲腹心芟刈士流、毒百姓國勢阽
危將不保朝夕公慨然歎曰劾冀誅竄挽回世道吾
責甫就議於大司憲李公鐸李公難之公徐譬而始
許爲公歸不脫朝服取燭草啓遲明入啓時 文定
薨才五月 上不忍遽允公爭益力遂並左議政沈
通源而逆黜百姓歌舞於道中外之以儒爲名者沛
然有向善之心於是選六行之士以淸仕路伸雪寃
死之人復其官爵凡係蠹國害民之事一切革罷而
文純公以下群賢皆以世道爲己任相與先後爲蔚[illegible]

朴淳

然有元祐之望當其孚號之初文純亦且疑而危之
匪公則難矣特拜司憲府大司憲自是旋遞旋拜兩
屢為副提學以書勉文純公赴朝 隆慶丁卯 明
廟昇遐翌年戊辰行人歐希稷以皇帝命來頒
大行謚號公以遠接使往迎詔使見公禮儀中度稟
然起敬及與酬唱歎曰宋人物唐詩調也既伴送還
朝其三月 帝又還成檢討憲王給事重頒 皇太
子冊立詔公始拜兩館大提學復受儐事其見敬禮
如前成公為公題平遠亭十絕亭在錦城畢使請以
文衡移授文純公其啓曰提學雖是館閣之職而終

不如大提之重今李滉以高年碩儒碩爲提學而臣
乃處其上顛倒甚矣　上議于大臣而從之文純公
復辭遜於公之論道學則以心經近思録爲本論文
章則主於馬韓李杜士習至變遷己巳四月晝講與
奇高峯大升論之文昭殿祔禮盖李芑等承順　文
定意以　仁廟爲未逾年之君不祔　文昭殿而祔
於延恩國人悲憤公論之痛切文純亦論殿屋變通
之制皆被大臣沮格夏判書金鎧潛伺間隙欲陷公
以及諸賢以爲今日士習已成己卯盖欲紹述袞貞
餘論也鄭松江澈以持平入侍面斥鎧姦狀鎧深注
朴淳

而出文純公與人書曰近日一番騷動雖他人攻意實在滉於是三司並論鐫削奪時公爲善類宗主遂以爲吏曹判書公固辭不出李文成公珥勉之曰當裒聚士流啓迪 上心不可使小人壞弄也 上亦不許其辭故遂出仕翌年正月辭遞爲吏曹判書辛未奉安寶飾于茂朱復以吏判陞贊成壬申拜右議政赴京師賀 神宗皇帝登極故事外國進奏皆由東門公爭之表文由正門入自是遂爲定式是行中朝人素聞公名能道處詩者甚衆將還主事問開市公曰寡君未嘗好貨登百還于朝極陳王守仁學

術之非陞左議政請以未出身人通塞憲甲以辭遞
玉堂請勉留曰忠賢無腹心之寄秋復拜左議政乙
亥　懿聖大妃喪再度獻議請以白衣冠以終三年
後於　仁順大妃喪亦從俗論不能奪從側目者多
矣秋引入復出嘗於　筵席極稱文成公學之道德
之懿冬辭遞己卯拜領議政多所建白如封植魯山
墓如采用成文簡所陳勿許其甚如請收用金孝元
洗滌東西黨論如勿以李文成爲　奏請使如設經
濟司改貢案諸事或蒙　採施或以爲迂闊而不用
惟盧蘇齋守愼頗無異同而金公宇顒則事事力主

朴淳

眉壬午迎詔使使黃洪憲王敬民于西郊癸未尼胡
叛先是公以北路爲憂有所規畫又區別人才及是
文成公爲本兵內籌軍謀外調兵馬擧無遺策 上
方倚西討賊一日文成承 詔詣闕忽眩作淹滯
上遣醫着病且令退去調治臺劾劾圖發文成上疏
待罪公與僚相請敦諭出仕後臺劾重發以爲擅國
慢 君將欲何爲時尼胡連陷鎭堡勢甚危急西臺
啓不已必欲擊去文成故公請姑遞本兵 上從之
西以公兼兵判時文簡公上疏極論時人朋讒之狀
公對請辨別忠邪是非甚揩於是三司論公十罪並

劾兩賢公退出江舍於是朝紳儒生並上伸辨之章
者至於累百人右相鄭芝衍專救公 上親製教書
特寵主論之人其餘黨與並補外而曰予欲法朱子
入於瑱潭之黨不勉諭公入來甚勤公不得已應
命甲申正月文成公沒公孑然孤居無與協恭寤寐
憂歎而已乙酉辭遞歸江舍夏盧相以言特教寵遞
人秋李潑等詆毀公及諸賢書名黨籍丙戌八月乞
暇沐浴于永平 上遣中使宣醞於東門外永平有
白雲山溪潭絶勝公仍卜築居之蕭灑出塵口絶時
事日與村氓野老爭席忘形有來學者則相與討論

朴淳

璽、不倦有拜鶴窩二巖亭吐雲床名勝環以白雲
溪金水潭蒼玉屏與至杖屨逍遥或游楓嶽諸山
上知公有長往志遣醫問疾台命三至而終不肯已
丑七月二十一日早作吟詩倏爾乘化春秋六十七
是日天雨雷震俄而祥光燭地晃若旋月村氓驚訝
咸集則已三鼓矣其九月葬于鍾賢山夫人高氏生
一女適郡守李希幹公髫齡求道既受家庭之學又
從花潭受業晚又服習李文純公消息盈虛無不與
同至與文成公論理氣沖漠大小闔闢之妙則其閒
源造詣槩可見矣及其立朝就列惟以格君心為本

而所務者分別淑慝進退賢邪故其所同寅協恭無
賢德俊乂之流以故朝著清明生民乂安君得兆終
始展布以盡所學則其治教之效豈至於此而已哉
及其遺謗横棄返身林泉日與村秀才子歌詠先王
之道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而泯然有會於心則蓋有
人不及知者豈因泥窮而愈表見者歟　白沙李相
公恒福撰狀公行而頗有脫畧處豈覩良齋墓文意
耶李郡守之子澤爲請文集序於清陰文正公其發
揮引重無復餘蘊矣其後朝廷　賜謚文忠南中章
甫多立祠俎豆之永平亦然公論之定不待百年矣
朴淳

殷山公葬在懷德船巖川西麓公嘗寫室其前名曰
思菴故學者稱爲思菴先生云銘曰
世道升降職由其人其人所由惟義與仁義以正
君仁以安民　本朝休明公起南垠際我□明宣寔
曰昌辰休休有容德豈無隣於惟栗翁尊尚文純明
體適用實儒之眞棫樸之化羣哲振振旌招繹續惟
渭惟莘啓于在庭公秉樞臼奸偉屏迹後又躍肆虐
幾熙載覯見君民平無不陂隤路荊榛謂我朋邦十
罪斯陳公遯于野誰任經綸其山嵬峩其水洞淪鵠
窩玉屏寂寞之濱我杖我屨詠沂上春永言不忘彼

西方人悠然来化雷雨警晨昔元城没斯異斯臻元城氣像壁鐵山銀公實如之終不緇磷我作銘詞篆此貞珉

青陽君沈公神道碑

本朝自弘治戊午壹禍頻仍皆以小人而攻君子至于宣廟之世則士流之中自分彼此人有得失禍及國家可勝歎哉其始也沈公諱義謙字方叔以舍人稟事於領相元衡適見金公孝元寢具在其甥室心有所疑及金公登第聲名日盛公屢過清選後金公又屢掊公過未必有意於修隙也不幸浮薄

之徒造言生事顯有分黨之漸栗谷李先生憂之建
請兩黙以為鎮定之道公為開城留守自是數年之
間橫潰之勢日增月益時仁弘最嫉公為掌令倡言
公曾裒私親啚起復而不果欲劾公時栗谷為大憲
論之曰必無是理仁弘不聽栗谷議於牛溪曰我不
從德遠則必怒而去時輩必執此攻我々去則時事
益不可為勢須從之德遠仁弘字也牛溪歎曰德遠
起此風浪可怪也已栗谷畧搆　啓草請罷公主意
以為身居戚里積失士類之心也栗谷謂仁弘此啓
辭十分稱停一字不可加減仁弘唯々翌日連啓

添以援附士類等語　上問士類何人仁弘歷舉鄭松江澈諸人以對曰相與締結窺覘形勢栗谷大驚招仁弘責之曰何負也仁弘愧謝避嫌而遞當仁弘再斥啓也松江字栗谷而責之曰豈料吾輩危於叔獻之手乎栗谷笑謝曰吾見事遲爲人所賣然兄之責我不亦過乎乙酉仁弘之徒攻公不遺餘力以及公之儕輩而一書士類無有得脫者至於栗谷牛溪而先生垂書名天府殆如元祐之奸黨碑矣然後人不惟知公而亦知攻公者之爲人矣未幾公不勝憂而沒于丁亥九月得年五十三墓在坡山之紫谷里

沈義謙

沈氏出自青松麗氏朝有衛尉丞洪孚其後德符門
下侍中青城伯是生安孝公溫本朝　昭憲王后之
考也歷二代舍人順門有名燕山朝其子領議政連
源謚忠惠公又其子青陵府院君諱鋼夫人李氏
贈判書薌之女凡有十子　仁順王后第一公其弟
三世出後族父監察泓妣清州韓氏蓋沈氏貴顯異
於他族忠惠公惧盛滿命諸孫名以謙而公亦自號
巽菴云公文藝夙成年十七發解二十一進士二十
八捷文科由槐院歷注書說書禮曹佐郎司諫院正
言入玉堂為副修撰兼知製　教吏曹佐郎　賜暇

湖堂成均典籍兵曹正郎司憲府持平侍講院文學
弘文館校理議政府檢詳舍人司憲府執義司諫院
司諫副應教應教諸司正典翰直提學陞通政為承
政院承旨自後周流吏禮兵刑工參議大司諫判決
事特陞大司憲則又歷工刑禮參判漢城府右尹及
為開城留守則 宣廟乙亥歲也越二年移拜全羅
監司仍遆還朝則已無容足地而歸卧坡山村舍庚
辰以禮曹參判復出為咸鏡監司未幾辭遆帶散階
仁弘主論至於兩司論罷翌年壬午拜全州府尹李
潑白惟讓等用事公與一時羣賢同罹文網而公牽
沈義謙

焉公氣岸豁達容貌魁偉律己甚嚴趍義如奔孝友恭倹出於天性以故雖居戚畹嬌逼之地而士流無不推重然攻斥戚畹自是好題目而又　宣廟屢有不悅公之語故張者喜名儒者承意爭相下手非以公爲眞有罪也當　明宣之際洗滌幽枉登崇俊良清明之治後世莫及皆公之力也盧蘓齋自海上出來曰吾儕遭逢雖幸無乃有後弊乎亦不能無嫌於公也及乎　宣廟有曰吾欲法朱子入珥渾之黨而時人又以兩賢爲公之黨則公之黨甚有光華而從之者日衆矣當公之困殢也公歎曰我則雖百端困

厚而他餘諸賢不爲擅作則死無所恨矣亦可見忘
己爲　國之忠矣栗谷之隨僚議毀之蓋欲鎮定紛
拏保合異同而文元公金先生每言此一着雖出於
一段誠心亦未知其何如也蓋當初公與金公一時
之爭皆無深意而至於末流氣爛河決栗谷牛溪皆
爲姦黨而　國事至於罔極者豈二公之心哉金公
亦深歎之謂公曰吾二人者雖爲亂階而實相爲知
己至其孫金判書世濂謂公諸孫曰人謂吾兩家爲
世讐而實則世交也嗚呼吾猶及前輩風流其淳厚
如此然而金公以亂離中蒼黃微事阻於清選後之

不能懲前也如此至於今日則又三分四裂 國事
愈不可為此實公之罪人也夫人韓氏經歷興緒之
女長男惀襲封青平君次惓縣監 贈領議政女適
叅判尹暄青平男翼世議政男應教先世縣監挺世
青雲君命世府使長世安世彌世佐郎憫世四女適
柳儁成汝容判書李植李承亨尹叅判男判書順之
翊贊元之持平澄之郡守諠之今至五六世內外子
孫不可殫記其顯者檑為同樞檍樞為僉樞揔為府
尹權為翰林濡為應教外裔俢撲李晃夏判書李端
夏注書申儀華平陵君申範華校理申啓華 知成

雲翰承旨李東溟承旨成虎徵正郎成虎臣副提學
李畬而承嫡統者曰佐郎澂也四代孫若潢以諸宗
人之意來請公銘余生也後不得詳公之世矣竊嘗
見退溪先生嘗有稱道之語而以書勉公以 國事
曰戚里有賢 國家之福也栗谷嘗曰 上曰某外
戚之佳者又曰其為人也好善公之有功於世道而
為羣賢所賢如此至於後輩雖交口攻公亦未敢顯
斥罪過而曰沈某固無可罪以戚畹久執權柄為不
可云以此論之則公之始卒可知矣銘曰
國運中否朝論陂偏初如涓滴終乃滔天謂公為崇

公不辭焉公歎曰余實有尤從攻我太甚以及諸賢
云胡不平俾〻國卒瘨我心慺〻我憂悄〻惟公秉
心公耳 國耳不人為非不我為是逡巡退聽任其
拳陽安素坦焉是公偉量蓋公初年旁在扶陽如是
而上義當益章匪公利昏而難夫〻眷戀 王國卒
以取敗猶原其心可幸無罪廉藺初乖賈寇終平始
非利壞卒豈私爭徇源究委 王國之楨惟是陝姦
持公益急終為大憝公名尤立同公受擯道德之尊
公雖泯默理自聚分百世之後是非乃定我撮始終
鐫于樹徑

左賛成閔公神道碑

嘉靖乙巳士禍閔公齊仁不能力争以捄論者以是病之後百二十有餘年其耳孫鼎重大受以家狀一通來言曰吾祖有可恕可雪者其可徵不誣如此遂取致其狀則有史草有野史〻草則其一乃安公名世作也安公以直筆被極刑以死則信乎其言之可信也蓋我　中廟之世有所謂己卯禍者靜菴趙先生光祖爲之首其後歷　仁宗　明廟即位而士類殲焉則所謂乙巳禍者也時　明廟幼冲　文定垂簾凶黨既盡殺名流名其刑書曰武定寶鑑少違者

閔齊仁

家立碎公時其母夫人尚在心痛其冤而不敢直言
以爭然傷慟之意屢發於言凶黨恚恨故公遂謹遜
以終按史　文定以密旨諭兩司使除去　仁廟舅
尹任及大臣柳灌柳仁淑等林百齡許滋分囑臺諫
則執義宋希奎獻納白仁傑等自劾而曰尹任等雖
有可論者此非其時齊仁等亦引避曰希奎等所論
切直院相李彥迪并請出仕是乙巳八月二十一日
也二十二日百齡磁等詣　闕上急變　文定與
上出御忠順堂李芑等請論尹任等罪諸臣同辭救
解只　命竄任罷仁淑遞灌二十三日仁傑　啓曰

事雖微細猶當光明正大今 内降蜜旨大失事體
閔齊仁金光準將論啓尹任臣以為此事出於 蜜
旨不正甚矣齊仁亦以為然遂不論此則可矣而
蜜旨初下奔走於宰相之門有同傳令軍卒是雖出
於為 上慰勞之心而臺諫之體則掃如矣是日加
任等罪有差二十四日遞罷兩司下仁傑于理二十
八日鄭順朋復疏論任等罪洪彥弼尹仁鏡權橃李
彥迪閔齊仁安名世等十五人入對 簾中以順朋
疏示之令議罪彥迪涕泣請貸諸臣亦皆以好生為
言為之及百岭陽救陰激遂 賜三臣死仍致之族
閔齊仁

祐白公來見公曰此事不可不爭公曰正吾意也但
以老毋在耳及見白公　啓歎曰誠確論也終不以
斥已介意安公名世史草曰是　教之下李彥迪閔
齊仁等顏色慘然餘皆喧笑或有得色者又曰知經
筵閔齊仁　啓曰近來災變甚多定難之後人心無
不危懼士氣亦皆摧折人心和平然後災變消士氣
培養然後氣節興矣尹任等雖不得不用法而人心
危懼有如萬物畏雷霆之威閭閻儒生至曰讀書何
用人心如此〻乃傷和致災之道也人雖有罪必須
寬恕人情莫不欲壽然亨壽之道亦以仁厚忠信爲

本則自有苞桑之慶矣又曰豈必罪人進君子退小人則人心自定　經席之上發此言者惟齊仁一人而已此安公特筆也安公既死凶黨議改其史草公又力言其不可於是群凶駭怒共謀擠陷文史戊申六月左左議政尹仁鏡兵曹判書黃憲右贊成沈連源左參贊任權右參贊金光準吏曹判書尹元衡同知中樞崔演禮曹判書李徽工曹判書宋世珩等會賓廳　啓曰亂逆天地所不容不可以仁柔治之左贊成閔齊仁自誅逆之後每爲仁柔之論臣等知此論終必有弊第以勳臣之故只禁抑而已至今執迷

閔齊仁

不回乃曰受罪者多故災變不止耳以安名世史草爲不可改士林之趍慕者皆以此爲是人心士習日趍於不正此爲根柢所関非輕請罷職 大定同上卽賜對簾中曰所啓甚駭方今 主上幼冲國事專恃朝廷豈料爲國勲臣者反爲邪議哉 中宗治尚寛仁而凶歉相仍豈罪逆之致乎安名世褒揚逆賊而謂其史不可改尤不可知也此人常於經席惓惓以仁政爲言豈料其意之有在歟仁鏡曰曩者逆謀始於 主上潛邸之時終發於鼎位之初齊仁性李執柳謂其定罪過重臣等恐因此而人心將誤故

若議以啓其罪則不止於罷矣愚曰趙光祖誤其一
世及其見敗猶以爲是齊仁常慕已仰之事故見重
於士林每發一言人輒誇張齊仁喜其誇張不知自
上至曰念及時事仰屋長歎且聞有鍾樓掛榜多有
不可道之言 黨中曰掛榜事不勝駭愕我不敢知
主上不當立乎逆賊不當罪乎位高勲臣其所以長
歎者何意連源曰齊仁自是已見立論多誤匹夫異
議人猶惑之況位高之人乎元衡曰齊仁性本慈祥
凡於罪人每欲從輕故儕輩指爲慈悲僧大臣亦嘗
戒責尙且執迷矣演曰其勸行仁政若從論君德則

閔齊仁

可矣若施諸亂逆則非也議論如是故士林推重矣
世所目黨逆之罪甚於逆賊齊仁自以博覽多識人
莫我如故所論如是矣是日入侍者必欲加以重律
而黨中只命罷職於是大司憲丁應斗大司諫陳
復昌執義李鐸司諫沈逢源掌令姜偉金國持平李
瑛鄭俊獻納李致正言閔箎沈守慶等合啓曰乙巳
逆狀照著無疑而前左贊成閔齊仁每於論罪之時
多發伸救之議至以災變皆由於此且以名世護逆
之筆爲不可改公肆發議眩惑人聽遂削勳遠竄史
所記旣如此而又斷曰齊仁爲士林所推皆望人相

至是被罪人皆惜之野史曰齊仁以伸救士類謫公州衣食不能自給許磁聞之除其弟齊英唐津縣監奸黨使陳復昌李無疆等劾磁云公在謫所日以泉石嘯咏爲樂登皐臨流隨意成趣若將終身然其愛君憂時之心亦未嘗一日忘也嘗作歌遣懷其大意託於瀟湘之竹擬作倚天之篇盡掃蔽日浮雲云爾己酉七月十日公年五十七卒于謫所初葬懷德三政洞後改葬楊州平丘驛西北鳴牛里蓋公於禍初不能正言抗論以救士類其剛直之氣少遜於白公而其悲傷惻怛之心頎乎其至也故其救解之言如

閔齊仁

石歷而筭出遂爲凶黨所惡其爲白公所敗者亦以毋夫人在故其事不能遂如其心昔傳秘閣以重得禍貽親憂不敢忤秦檜然其心可想故朱夫子狀其行而直以爲不幸況公則卒乃爲凶黨所斥而至以宗仰趙靜庵爲援豈所謂熙寧奸黨日錄之悖是自然不易之公論耶若使凶黨仇公不甚俾保其秩祿則公之自白雖用千駕之力奚益於俗不信秖取辱矣豈公直心與善故天誘凶徒之衷使公坐洗其醆耶在漢徒受甫節之毒而不與李杜之流在宋深慕元祐之賢而終受元豐之汙者無其理也世徒見公

古板原文

一被白公之斥而不須辭究其始終欲以一事盖一
入孰知朱夫子用春秋寬猛之中以論傅公之義哉
噫可與權者然後可以知此也公旣沒二十年爲
宣祖大王之元年也李文成珥諸賢力主公議盡洗
幽寃削去武定之勳公遂追復舊官觀屈伸公者而

閏慶李文純公滉林公亨秀同修 仁廟事實仍赴
京請謚再為大司憲與宋文忠公麟壽請罪元衡之
兄元老則元衡起禍日也為吏戶兵曹判書兼兩館

閔齊仁

提學以八侍忠順堂與李文元彥迪諸公同錄勳封
驪原君及以崇祿爲左贊成則文定時削奪者也
公守希中公娶固城李氏麗朝名相嵒之後令令峒
之女婦德甚備後歿而祔焉男思容郡守思寬禮賔
奉事思安縣令思宣監察則出思禦思寔至今五六
世子孫殆至累百其顯者孫庫令汝健 贈正郎
汝俊正郎汝信叅判汝任府使汝儉叅判汝虔汝虎
死難 贈叅判曾孫府尹機以清白顯節度使梀死
國事玄孫觀察使光勳掌令光烳五代孫著重魁生
員及第今爲吏曹佐郎與重吏曹叅判維重觀察使

外裔永肯蔡忠元判書蔡裕後系判李尚直也有立
巖集六卷行于世余惟公之文章節行過人甚遠而
遭時迫隘略占睽初志爲所掩及其獨復於積陰之
中厄窮悲憤以沒其世亦可悲也然史筆不沫公議
難誣是非之定不待百年而又多賢子孫豈天定之
可驗者然歟乙巳圭庵宋文忠麟壽以士林領袖家
被滛禍余其從曾孫也今於此文頓忘不敢辭矣然
辭甚繁而不敢殺者史家之筆難於省削之多也銘
曰

昔歲龍蛇 二聖紬陟 母后權聽奸凶肆毒䃁鈇

閔齊仁

喦鐫以待犀哲公在其間始焉震虩奸凶妄度謂可
同事公有所守莫過其志曰在　中廟有趙文正行
仁服義師法孔孟今其顛蘖克紹前武推賢辨邪如
宋元祐我心好之常若緇衣彼哉見懷我則思威我
思不[illegible]我舌莫捫既誦於私入告丕勤奸黨聚謀此
不可在署之附之卒深其齦流離困阨顧初彌敦于
檡于桑我泉我林我歌且謠允矣壯心　既嗣承統
犀物一新洗幽滌冤旧扶追伸不有其屯其何以亨
孰其屯之砥心礪形孰其亨之碩儒名卿惟公終始
具在史氏我因修之以篆其隧

忠清兵使尹公墓表

坡平尹氏自高麗大師士大夫不絶 國朝尤盛有以武藝發身官至兵馬使者曰先智字汝晦公少讀經史不肯覔年二十六登武科歷官二十五內則由宣傳官歷刑戶曹正郞司僕寺判官副正尚衣正擢授承政院承旨自同副至左副同知中樞府外則長湍縣監永川郡守花島僉使定州牧使安東府使於京畿爲水使嶺南爲防禦使左右水使兩爲右兵使者再湖西爲水使再爲兵使以卒高祖希齊參議曾祖培掌令祖師殷縣監考倬左尹兼成均事以經學

尹先智

巳卯盛際見推諸賢間妣清州韓氏縣令士信女公
旣名父子性且謹廉以敎所至俱有聲績尹元衡張
甚公與有連袂絶不通問元衡御之多所挫抑然公
清操素著故卒未有以傷之也公再娶皆平山申氏
女三男曦暾昱女婿李挺臣而暎昭晙昫昉及女三
人側出也曰忠世孝世貞世安世呂世弼世輔世洪
聖民姜先慶李湞亨閔慶麟李東馨李淹金崧元許
孫男若塤也庶出慶世奉世命世應天命天從天
弘世冠世先世及女七人也曾孫燗烘炯炳煐灼燧
煌烇熵熺爀烜熵燀塤則金慽南大源辛成立安斗

明安斗文朴諶宋僩祚姜亂祖崔克良而燁熺焴熽
燻焜烜㸂㷕煓炘炫熅煁燖則惡有睨誤其庶女若干人
諸房下今各四五世或六七世殆將數百人而名公
賢士前後相望何其盛歟公由武資擢居喉舌儕流
莫敢望焉出為三道軍帥不可謂不顯而視德猶未
故以其餘貽其後愈久益昌俾令聞長世其視祿豊
位隮曆短名湮者何如也公以 弘治辛酉生其卒
在 隆慶戊辰十月十六日墓在長湍清平院先夫
人同原異室後夫人別葬銘曰
牛虎之力而用以自守故擢貴莫能奪也雕隼之擊

尹先智

而歛以退讓故有君子之節也德隆而位細故條葉愈遠而愈達也惟墓石戒篆其陰後百世而可質也

葦齋朴公墓表

國朝賢士之禍莫慘於己卯謹按安氏錄云朴光佑
字國耳禍作入　闕門被傷裂衣幅裹頭坐於政府
外廊都中坊里約徒之欲上劄伸其冤其文者簇立
於前李參判濋金參知魯皆年妙善書使兩公把筆
臨紙公左酬右言文詞誦出金李猶未及書一時所
製十餘道辭意懇切後登乙酉科常散官乙巳以司
諫杖殞丁未籍沒家產今　上庚午復官爵給財產
又按家狀公年二十五中己卯生員與兄光佐同取
乙酉明經科連斥爲幕職丁母喪廬墓三年拜哭不

朴光佑

避兩雪乙巳爲司諫士禍復起犯顏爭論下獄供辭
有求仁得仁又何怨尤語時十月五日也年五十一
臨絕託友人以三子使爲學而勿入科場葬于坡州
先塋丁坐之原公尚州人其上世沙伐國主也高麗
賛成事侶封商山府院君自是世有達官 本朝吏
曹判書良生監察濡寺正貞地生貢璘是公高曾祖
考也妣張氏同知有誠女其先浙江人有舜龍東来
受籍于德水縣張氏德性純篤爲諸子籌書室禁切
閑出入使諸子終有所成就也公配朴氏籍密陽其
考義岭也三男受容宜後朝廷授受以司圃署司圃

不肯仕容騎牛讀書游都市中以自况盖遵遺意也
三子皆無子公伯氏孫長裕爲司圃後長裕亦無嗣
嗣其後者其兄景裕之子轃而有七男曰而文而熉
而昌而燁而章而彬而亮女壻鄭晋三也内外男女
甚蕃其顯者而煥女壻持平李伯麟容之外曾孫正
郎姜汝載及其子正言碩昌也宜側出定生殷生殷
生二子霖霙也今來請墓文者而煥及而文之男槻
也安録所謂今上庚午郎　宣廟三年栗谷先生伸
雪乙巳諸賢時也狀中所謂乙巳士禍　文定垂簾
時也所謂丁未籍沒鄭彥慤壁書告變時也余竊惟

朴光佑

公以高才美質發軔正路早為靜菴先生所賞自期
許甚不淺也始不幸而遭家貞之禍再不幸而被衡
芭朋磁之螫竟殞其身痛矣痛矣雖然前與靜菴諸
賢同其流後與晦齋圭菴同其波芳名無止榮及後
昆不可謂不遇為善者可以勸矣時　崇禎強圉單
閼坤之上澣德殷宋時烈述

副提學具公墓表

具氏出綾州上祖存裕爲麗朝上將軍仍爲大姓
本朝信忠爲兵曹叅議 光廟出宰命給傳以馬公
爭之上怒奪公所騎以與之公徒行赴地而病仍
卒焉是生〻貟頥娶滈水李氏生公諱壽聃字天老
幼頴悟絶人早知爲己之學定省之暇危坐終日探
賾性理靜菴趙先生一日與金仲菴先生聯轡往訪
講討移晷而還時公年十四矣公因師事靜菴己卯
春中司馬冬禍作公兄屛菴壽福與焉公悲憤慷慨
杜門不出者十年戊子始登科公既少負重名雖當

斬伐之餘群小亦不敢斬其遴出入三司且讀書湖堂癸巳與李相浚慶同對極言己卯事辜其廢錮者請叙復大姦金安老啓寵公龍川然 上心亦悟罪咎稍弛丁酉安老敗公宥還常以臺諫論劾李芑姦兇明廟戊申拜大司憲時士禍甚於己卯宋圭菴先生爲之首公將出謝夜構一疏極論姦臣搆捏狀有陳復昌者屛菴門人也公先言其陰慝而屛菴未能絶也及是瞯公疏夜奔告李芑芑郎啓于 簾中黜公爲忠清監司芑大罵曰汝必無生還之理未上竄江界府旋移甲山己酉七月 賜死 上旋承

仁聖教郎權前命使者至則其二十二日公已死矣
年五十返葬于楊州豊壤君場里當乙巳初公以副
提學仲叔黨人甚至然芑等策勳時公混被賞典公
嘗恥之 宣廟初栗谷先生主議削芑等僞勳公亦
清脫爲公天分甚高學力甚邁每鷄鳴而起盥櫛精
明閉户看書寂若無人惟時有蓮子纓擊案聲聞外
而已一日手交其頭据几良久家人恠問之公曰吾
遣癘今七日而方熱退耳其定力堅固如此蓋公以
精粹方嚴之資有學問培養之功及其薰炙大賢研
究體認則其日新之功有不可語者矣以故出而當

具壽聃

世推賢折姦經席啓沃先務格君陰陽之爭躓而湏
起雖至九死而不悔兄弟聯芳大生歟先豈不盛哉
公娶金氏無育再娶道先生弟榮祖女生一男曰英
俊孝性絕人公臨命時年十二三奪藥以覆之公使
閉之深屋又折壁欲挺出頂額手指剝脫無完膚鬪
者酸鼻後朝廷錄授縣監長女適參軍尹威次適崔
耆壽側室女爲朴大悅妻縣監生誠源四女壻縣令
趙存善金汴正郎金汝純沈愧也誠源子礽礽有志
操立懂昏朝其子鳳鳴鳳羽羽出後屛菴曾孫曩
內外曾玄甚繁而外出趙慶起金元亮最顯公自江

界赴甲山時道憩成川濟上見有圃菜漂下遂沿流
而上遇一隱者其架上只有周易一帙公講問易道
豈公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變自謂有所未究歟
論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抑公於二者因時為業
並行而不悖者歟蓋當時風習以篤學質行為尚故
隨人高下而各有所就不淫於藻繪浮誇與後之名
為學問而其實不然者異矣若夫當時從政之殆則
諸君子已知之矣噫銘曰
靜菴訪攻皮聽中庸㦲及之說副學遇獵筩講殺周
憂患之作彼二賢要不失乎其正匪明哲之不足唯

具壽嗣

彼懸鶉百結者何必諷乎慶元之微服

長吟亭羅公墓表

國東門之外四十里豊壤縣朔母里其向之墓者故長吟亭羅公諱湜守其衣履之藏也嗚呼今去嘉靖丙午百有三十年而過其前者必彷徨躊躇涕咨而不忍去者是何故而然耶嗚呼當時士禍之慘可忍言哉搢紳之稍知善惡之辨者皆斧質與桁楊矣況公早游靜菴趙先生門下聞性理之說所與交皆一時士流則群少輩固已側目矣而孤舟早泊之咏又挑禍機輾轉貝錦遂至於及盖如著綮之人行乎荊棘裏終不得免噫詩發於性情故大小雅尚有譏

刺先生但當省愆謹令惟謝疵是務故志道攺修而
後世莫及矣當公時 明廟幼冲姦凶堵立公安得
不死哉且夫忠順堂乙巳 召對公之舅副提學淑
與李晦齋彦迪並從而入晦齋謂曰今日死生决矣
吾與子俱有九十老親當若之何副學曰身既許國
何可顧他吾則已受教於母矣其母趙大憲益貞女
也晦齋憮然歎曰有是哉母氏也副學公入則極言
奸凶欺誣状遂被遠謫公於是時詩雖無作其得免
乎遂并隷謫籍翌年丙午同日有後 命公以十一
月三日終於謫廬副學公地差遠故後公者三日而

而距公幾步者其墓也蓋惟當時奸凶等讒　上曰
某等以宋𢷎壽爲領袖其心貳於鳳城君𢷎壽郎主
菴先生也公詩雖發於不平之鳴然非副學公則羣
凶不必以藉其口雖有副學公之直言若無鳳城之
讒則　上心必不至疑惑此與元祐之定策戒朝
之垂簾前後一轍噫古今君子何負於天而必生蛇
虺鬼蜮以禍之也彼朋岭磁芑輩富貴燀爀累世不
絶而諸君子抱冤泉下嗣亦多絶天之報施其何如
哉雖然諸君子令名長世而彼之遺臭亦與之無窮
此天之所定也歟副學公有子允平資性絶人奸凶

羅湜

胡欲妻爲允平走哭於墓曰與其入讐人門不若死遂縊焉嗚呼有趙氏賢故能有公兄弟而公兄弟又能有允平一家風節蓋自有源委也公有弟曰瀷其玄孫投使星斗亦世家風嘗欲立石以表公墓而未果今其胤良佐碩佐克述其事而屬筆於余〻圭菴先生之兄之曾孫也其傷慟之情無有異同故遂不辭而爲之序如此而公之氏出世德具在大碑刻故此不復著云

禮曹叅判李公墓表

故適村李先生在麗季有大名大爲圃牧諸賢所推
重以忤逆旽畏塞以終公其五世孫也諱英賢字希
聖少孤能自課業戰藝詞場必居上游年十九中司
馬三十一闈大科慶宴日 中廟以爲公 太宗大
王之外裔以二十八擢送郎厨孫蓋一時榮之部拜
翰林旋入玉堂爲正字蓋擬選也及登擢英試 上
命族親衛前導游街又令親王子諸貴屬輪次盛設
以娛之由博士轉修撰如兩銓郎正言持平掌令執
義皆所履歷 明廟乙巳士林魚肉公時爲應教姦

李英賢

凶尹元衡等任公以事公痛傷無辜駢戮移疾不出
凶黨恐甚自是低徊冗散者凡九年矣奉李夫人喪
歸臨陂先塋葬祭盡禮制畢猶廬墓下不出入勸之
以仕輒辭應曰何忍迎去墳土久後以寺正還朝始
復舊職為校理每進講公音韻清亮被上稱賞歷
直提學承旨改吏戶兵參議在吏者最多又擢授漢
城左尹移貳禮刑工三曹其在刑曹議讞明允無所
失入出按湖西留守松京其遞歸松京耋艾闌道涕
送嘗朝 帝京未畢使聞 明廟上賓所以處禮之
度者極其情文賓門大人深加歎服終不以朝議奪

其情　隆慶壬申年六十六十月辛巳疾卒高祖之
直叅議曾祖禮孫大司諫祖克堅通禮考孽　贈叅
判李夫人牧使承元女公娶社稷令申援女男天慶
早夭縣令金大孝郡守南宫活奉事具思謹其三女
壻也側出男命百進士女適判官金元福縣監子文
正公尚憲郡守子挖構格搏楣奉事子察訪寔命百
四子憯怦恤悀怦怓皆司馬女適金墢内外孫摠若
干墓在廣州陰村午向之原去遁村墓一里而近一
松沈公喜壽嘗狀公云公天資仁恕制行簡潔親在
俸祿不出私室歷颺清顯皆其自致當元衡構煽少
李英賢

忤者家立碑公終不為骫骳元衡等雖大恚顧公無罅可指故終免其螫常以杖履觴詠於西湖之別業脩然有出塵之想嘗有詩曰誰知天有眼一一見人情善悪幾微隱災祥感應明此可以見公之大畧也余遁村先生之彌甥也命百嘗語余公與余外曾祖考正獻公潤慶雖单竭最親與正獻之沒公作詩甚哀云今怦等以一松之狀介於金文定公少孫今大學士壽恒求余書其表誼不可辭遂略書其槩如此

遁村先生諱集廣州人也系曰

遁村五世公尚類也所遭元悪亦同茂也然公更奮

其垂而適村終擬拙也所以邦國有興敗夫何公之
祖孫所関者大也廣陵之原其山西走江在北也維
祖與孫兮其丘相望千秋萬世兮名不泯也

李英賢

恩津宋氏家傳

圭庵先生被禍之日忝奉府君神主下龜叩壁之事極其神異故吾子孫不言矣今則載刋於名臣言行錄矣竊想府君精神氣魄大有異於人者故能如此而父子至情相感之理雖幽冥無間也如此余以最長房奉祀府君有年矣甲寅禍起之日亦有異事其精神氣魄雖久遠猶在其相感之理亦不以親疎而有異也子孫之不誠於祭祀者真罪人也

圭庵先生之被禍人謂宋判書亦有力焉此則未見其如此惟其與磁芑朋岭終始同事至於錄勳故入

言如此矣　宣廟朝諸賢伸雪乙巳冤而象判書亦
被削勳當議立主庵碑也祖考都事府君泣謂曰此
文之作必歸於判書叔矣不無為羣小回互之說而
誰敢觝捂孰與付之他手之為善而無人主此議者
奈何
申象村欽嘗謂余府君睡翁公曰吾外翁判書公既
濡迹於乙巳故士論不與之矣余非不知如此而迫
於諸表之請將不免作神道碑未知士論如何先府
君曰一從實迹則何傷乎象村曰似不可全無回互
矣且當時死生立斷惟權忠定若干人外全無疵累

者甚少獨何必深咎外翁也且舅氏大隸公挻詆栗
谷然後攻之者並及於判書公增其惡名此則似亦
公心矣
先府君嘗言宋判書葬時有殉從之說其實有不然
者矣嘗聞於宋黃生僉知則曰其時自朝廷禮葬而
本家罷具亦盛外設笆子而内以帷帳圍之雜人不
淂出入本家有婢名鳳代者有一婘入侍太婢而戲
之曰此鳳代也及葳下帳明罷也又戲之曰鳳代乎
入壙也後夫之自外聽之者真以為以婢殉之其說
一時傳播遂不可止此則吾之所目覩者云矣 宋黃生清

宋氏家傳

風世勁之側出也先府君壬辰避亂來寓於其家情義甚厚云

壬辰亂離議所以處神主者余諸父與判書公子孫相議曰與其還奉而行身死於盜賊而棄於道路無寧埋安於祠堂之後幸以生還則可以依舊奉安矣議定後判書公子孫當夜諱人而埋安故鄰人認為寶貨而掘發余諸父則當晝掘坎納主於大甕而安於坎中兄弟內外皆拜哭里人皆驚而來會良久掩土人皆知為神主故得免發掘之患云此則伊川埋范淳夫之餘策也此不可不知也

令人白氏墓表陰記

惟令人及其考休菴先生事實牛溪成文簡公略見公碣矣休菴遺禍在仁廟乙巳令人生十五歲矣雖備知某也邪〻所以害正〻所以害於邪害於邪其考之所以扶正而為邪所仇曰士當為此不為彼聞者凜然㲟動人謂休菴之有女何如孟博之有母云公師事休菴嘗自晉州挈家就錫館公在晉田有一眄之人其人貞信自守一月自來詣館下公謝遣之令人覺之郎遣人追還使執掃灑又白大人圖所以脫其隷籍此二南之後所罕有也令人既富厚愈

敢於女紅公從仕時當從 上：陵服有未備令人
縧治蒐梁數日立辦終免借那之愧此事雖小亦可
以觀欲於賢婦也今人固多可書而世已遠此數段
曾孫逢源逮事而能言者信而非誣也永原之白遠
有代存高祖持平孝參曾祖參校思粹祖王子師傅
益堅至休菴益顯焉妣安氏文成公裕之後令人幼
習小學諸書經傳文義亦多通曉休菴家法然也子
孫載在碣文毅道後為主簿先令人卒成文濬為縣
監鐸子泂源康出子淂源鐮子光源浚源鎰官至令
子逢源令高靈縣監進源進士長源壻魚重明李莱

姜有璜朴之相進士戚宮佐郎子淳源壻經歷朴世
基韓相老成重冕郡守金光烒成文濬男楪僉正栻
別坐楧郡守壻申敏一大司成安厚之尹正淂玄孫
楦柄機泂源出植格樸栺淳源出也外出着者叅奉
朴叅徵副尉朴叅定縣令成濂績縣監成濂胄鍾城
府使申垌其男掌令命圭總二百餘人令人　中廟
世已肖事至光海庚申歿可謂壽考矣嗚呼乙巳事
爲我朝大是非雖先輩儒賢所見尚或不同余恨與
高靈相知晚不淂及令人存升堂納拜而請質其所
疑也豈不賢於藥醫與畫工之徵劑張也今甲子之

白氏

周矣因表令人墓益增傷歎也休菴先生靜菴文正
公之高弟也 崇禎乙巳長至日宋時烈述

圭菴先生墓表陰記

先生歿後百十有四年爲今 上之元年庚子也往在 宣廟初伸寃復爵至是 命贈吏曹判書謚文忠公全州淸州文義懷德等章甫先後廟享之 朝廷皆賜額官備俎豆乙巳 上幸溫泉又遣官致祭官其嗣孫雖元衡彥懿之奸不得擢髮而誅之國家崇報之典則蔑以加矣先生資稟和粹如春陽慶雲而其守確而行果則壁立千仞水臨萬仞當仁廟新陟黨中威振小大股栗以得死爲幸而先生乃於朝堂倡言亟先誅元衡兄弟然後策立大弟此

宋麟壽

實受禍基本然豈不是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也先生就命時年四十九不及有所論著門人子弟又未能收拾緒餘以傳諸後其見於慕齋晦齋退溪諸賢者只寂寥數語而已惟栗谷稱述頗詳以為先生每以三代為必可復申相國欽以為儀鳳瑞世建標百爲此可以見其規模氣象之大槩矣而　國朝名臣言行錄記其為學之大略云自髫齔卽不嬉戲好讀書端坐終日夜分未嘗少懈御家一遵家禮少時於史詩家無不涉獵晩耽性理之學手不釋程朱之書此諸記之所略者也盖

我朝儒賢以道自任者前有靜菴後則先生皆道未行而奇禍旋至豈天未欲復興至治歟故栗谷論宣廟初服必以乙巳爲言如宋朝之元祐懇叩反復竟使斯文復振盖先生之屈伸即道之明晦也嗚呼盛矣先生嗣再絶今後時爀者基明亦先生伯氏西阜公玄孫也謀刻遺事於碑陰而監司閔侯維重謂其先祖贊成齊仁嘗傷慟先生而得罪貶死特助其事力云

崇禎己酉六月日從曾孫時烈謹書

宋麟壽

大谷成先生墓碣

成氏古稱多賢退陶先生所謂隱成即先生也先生
資禀溫純志氣豪邁其學專務存養精索故其言有
物其行有常然終不為世用故謂之隱成而又韜時
人不知其高云爾先生年三十餘就有司中司馬試
既而乙巳仲氏與群賢罹禍先生作詩以見志遂歸
報恩縣卜築泉石間名曰大谷 朝廷授叅奉謝
命即還 明廟收舉儒賢訪以治道先生入京辭以
病不能登對 上遣醫賜食命所司繼粟先生詣
闕拜謝再疏乞骸而歸 宣廟初屢召以官皆辭特

成運

賜衣資每 命道臣周急及以病聞太醫賫藥每至
則先生已沒矣即 萬曆巳卯五月廿六日也先生
諱運字健叔其先昌寧人考世俊副正妣朴氏司諫
孝元女祖忠達縣令曾祖得識漢城尹巳上皆達官
名入而伯父思甫公世純有子守琛是聽松先生也
先生髫年志道長益涵操嘗曰聖賢之書必須大着
心胸高着眼目以求之不然則句讀而已其於上達
豈能有望然外事物而談性命非學也顯微精粗必
交致其功然後無架虛躐等之弊矣又曰學者立志
爲先若不激昂振作雖有美質決無有成之理志立

然後細察吾心纔覺有己私萌蘖克去不留苗脉則
自然天理昭著矣其客念之紛起者亦持敬之不至
爾若此心收斂凝定則外邪自不入矣此皆先生真
積實體之言非懸空揣摸之可及也故其見於行者
孝友純篤副正公性嚴峻而先生在傍則日見其和
豫之色事伯氏如副正公每追悼仲氏言及必滂泣
沾衣與夫人相敬白首如一日嘗於僦居有色盻者
窺之先生覺之即避去尤謹於辭受常曰吾平生所
戒色與得二者而已聞人有善稱賞不已使其成就
其不善則覆蓋之接入和氣藹然無貴賤賢愚各以

成運

誠意鄉人無不化服焉然不欲以師道自居有請業者輒辭若見憤悱以求者則亦為諄諄啓發其族黨之間恩意周至平居若無可否而至於斷義理筭成敗論人賢否則有非常情所及者當陳復昌有名時先生獨以為不吉後仲氏果中其蠱以死先生德器渾成和光混迹惟恐人知而風標介潔超然於物外視世之所屑者無異草芥常厭俗雜清勝飄然獨往屢日而返佳辰勝日或携冠童倘徉水石間酒醺以往彈琴詠詩調暢清古聽之者無不灑然而自失也蓋人見其逍遥山水獨立乎塵外則但知其有恬靜

之採見其吟咏雲月不屑乎俗務則但知其有古雅之趣而已若其遊心經史耽玩義理以自樂其所樂則人或不知也噫先生所蘊者甚重而卒以不施於世豈不惜哉　宣廟聞其喪賜以祭賻命官窆葬隱卒之典逈出常例夫人慶州金氏副司直碧之女無子先生以夫人兄天富子可幾妻以兄子託其後事或謂一時之便也可幾與諸生葬先生于縣東鍾谷之南麓　朝廷前後授官自叅奉歷引儀司紙判官都事終司宰監正　仁朝朝褒贈左承旨先是諸生爲建祠宇與沖菴金先生同享有遺集數卷行于世

成運

先生所友曹南冥徐花潭李土亭皆世間名賢先生與南冥最為莫逆交蓋南冥有壁立千仞底氣象而先生濟以溫厚南冥曰健叔如精金美玉吾所不及也盧蘇齋相國亦以一行無虧稱於筵席而趙重峰則並以退陶稱之曰是皆廊廟大器濟世高材其引重亦深矣至其一門之賢如聽松東洲牛溪坡谷連芳并彩大為一時之壯爲東洲嘗宰報恩南冥土亭花潭皆遠至為對床連夜語李相國浚慶聞之曰應有德星見於天矣然先生論一時人物必以聽松為第一嘗書其事曰陶化一世身可任也而及見世

衰人訛顧無著手之地則斂迹而退棲息山野之間
探窮性理之奧修身獨善卒歲優遊嗚呼此豈先生
默契而相感者耶昔程叔子嘗作明道狀曰異時欲
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吾於先生亦云然聽松則如
退陶栗谷高峰狀德鐫行無不至矣而先生猶未爲
甚可歎也然其模範大致無不同者則生同志死同
傳可也何必差殊觀哉况退陶之稱引先生者亦自
可傳於百世而假如自聽松論之則未知誰之爲第
一也抑將兄弟之難爲耶也噫盛矣哉信乎成氏之
多賢也先生遺命勿立墓刻牛溪先生只以假寥數
成運

語記其表陰矣今者鄉之章甫代石請辭余曰非先生志也皆曰雖然多士之　也遂為之銘曰

空谷之窮兮可棲而息右淵之清兮可飲而濯先生之心兮匪此之樂惟理之奥兮我玩而明惟德之懿兮我服而行惟彼隱者兮或踰或閑先生不然兮惟義之比不潔以亂兮爲有所倚通而不流兮介而不激穆然其居兮温然其節先生之道兮疇敢瑕謫我思其由兮惟曰有學嗟浚之人兮其毋曰沮溺之儔匹

尤庵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書

與李士深 厚源 己亥八月

方丈僅半之室牢塞如大冬之龍蛇窓户少開輒覺背粟誠恐趙克善之鬼喜得其朋故誠實而控乞左揆之憐此漢之冷自不相關偶然相値匪我思且奈何奈何 聖上守經太固今日大事無過於此者獨惟夫懿慈殿辭意太平常無憫迫底意 聖候眞不至大損否今日事不堪抑塞元城以先死驗好命者眞至論哉無緣際攄只增悒悒

大學衍義卷二十八

圭

尢庵先生文集卷三十二

書

與俞武仲 棨 庚子八月

令胤高科自宜得之知舊之心榮不任喜賀也即惟夙夜之餘尼履若序 圭祖諡事已與副學商否乙巳士禍慘於己卯而當時 圭祖以浮薄徒領袖爲被罪之案雖其道德與靜老不無可論而其爲一代士林之宗則無異也若得靜老之所得則未知如何自當作副學書矣昪病日甚而狷狹又有甚焉者只有山阿容此書耳惟是本兵重地久此曠瘝不但私悶而

尢書 圭庵諡

已兄何不力言於廟堂俾速處置耶

與洪大而 命夏 己亥二月

霞帖良荷謚事未諳體例然謚重而爵輕寧有贈謚而不贈爵之人乎以弟一家事言之則從祖圭菴公爵是大憲故尚未請謚頃年懷鄉儒生將上章並請爵謚以他故未果弟之所知如斯而已貴曹必有已行典故矣未知如何鄭桐溪亦不贈爵否抑生時已陞資憲否凡百昧然殊可歎也

答金起之

朱先生論胡邦衡

朱先生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淸苦而好色潛菴黎渦之事誠是不可曉者也嘗見退溪文集有自謂數十年坑塹之語而晩年操存謹獨之功如此其至則初年小疵眞如太空之寸翳矣大抵人多是於初年有可觀者而末年放倒者故朱先生嘗曰天下之士有名鮮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及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行爲景仰者蓋無幾人古人又曰保晩節難然則與其有始而無終曷若始雖有疵而末終

尤書　晦退小疵

之可觀也沙溪先生嘗問於栗谷先生曰晦齋退溪兩先生篇娼之事同鳳城之事又同而先生於晦齋則有不滿之意於退溪則不然敢請其故栗谷先生曰觀入當觀於成就之後退溪則皆是初年之事晦齋則在於末年故吾所論如此云然真是的當之論也

凡此所論皆是瞽見又從不當言者時有之誠感
執事傾心下問不敢有隱幸勿以示人如何且其
未當者還以見教則願以自廣其暗千萬至禱

與俞武仲

令胤高科自宜得之知舊之心第不任喜賀也即惟
夙夜之餘兄履若序主祖謚事已與副學商否乙巳
士禍慘於己卯而當時主祖以浮薄徒領袖爲被罪

之案雖其道德與靜老不無可論而其爲一代士林
之宗則無異也若得靜老之所得則未知如何自當
作副學書矣弟病日甚而梢挾又有甚焉者只有山
阿容此書耳惟是本兵重地久此曠瘝不但私悶而
已兄何不力言於廟堂俾速處置耶

與洪大而

覆帖良荷諡事未諳體例然諡重而爵輕寧有贈諡
而不贈爵之人乎以弟一家事言之則從祖圭菴公
爵是大憲故尚未請諡頃年懷鄉儒生將上章並請
爵諡以他故未果弟之所知如斯而已貴書必有已

尤書 圭庵諡

行典故矣未知如何鄭桐溪亦不贈爵否抑生時已
陞資憲否凡百昧然殊可歎也

南原尹君墓表

尹醉夫潔長源以清名直道死於姦賊士林至今悲慕有子名混慟其非命歛跡鄉里亦以遺戒子孫是生大亨君其所生也母朴氏忠原大姓君好善飭身嘗見擊蒙要訣歎曰栗谷真聖人也臨終亦令人讀而聽之君可謂守死善道者歟古人有言曰愛其人並愛屋上烏若君之善自有可愛者矣不但爲醉夫也君諱晉亨退而南原人旣是醉夫族孫其世系不須記而人知之矣配全義李氏其考進士瑩內外親稱其有婦德三子航甲進士甚有孝行鄉人累以薦

尹晉

閒於宮次賢尹聖尹女壻尹後俊鄭履慶柳天楷也
三房皆有子而進士長子宋志學修行可見尹氏之
多賢也君生于 萬曆己亥没于 崇禎乙卯墓在
所居本川之找理洞子向之原醉夫葬于金浦薪洞
里今 上朝邇臣白復其墓户云 崇禎重光作噩
仲秋日恩津宋時烈述

圭菴宋先生行狀

公諱麟壽字眉叟號圭菴恩津世家世稱瓊清堂諱愉之玄孫也弘治己未生自髫齓不事戲嬉稍長即好讀書端坐終日達夜分未嘗少懈孝友出於天性承顏色養靡所不至母喪一依朱文公家禮任情過哀所伏苫席因淚必腐居廬有白燕巢幕其雛皆白人以爲孝感所致與兄奉事龜壽及妹夫成悌元友愛甚篤恒同寢食 正德辛巳擢第爲承文院權知薦入史館爲檢閱 嘉靖癸未遷弘文館正字賜暇讀書乙酉陞修撰丁憂終制拜兵曹佐郎正言

桐傳壽

持平獻納校理副應教掌令癸巳陞舍人其為掌令也排羣議獨挺劾金安老以此出為滄州牧使雖名陞階實擯之也在滄得病辭還附安老者藉是為罪徵下獄流泗川安老敗叙為禮曹參議遷同副承旨至左副遷拜工曹參議己亥特授嘉善階為兵曹參判歷禮曹刑曹遭艱服闋拜成均館大司成其教學者必使先讀小學及性理諸書以立基本勸於誘掖各盡其材學徒坌集蔚然有作興之效遷司憲府大司憲遞為同知中樞府事由禮曹參判移吏曹癸卯出按湖南素稱難治而公至剖决無留乇以明教化

正風俗興學校作人材為先務愛公者或窺其太銳
公舉明道從本從事之語橫渠心弘不顧非笑等語
答之曰的知義理之所在當決然行之首訪送士有
學術者屏去弱從相對討論蕭然若寒士巡歷所至
禮接儒冠一道洽然從化甲辰遄還以冬至副使赴
京大學諸生出餞者彌滿郊外到燕京上价從者交
賀遑遑公之所寓則落落不聞人聲 中廟實稱公
為一危氷玉竣事將還值 中廟賓天朝中洶洶咸
以鎮浮靜俗非公莫可道拜大司憲公以調劑解紓
為已任頓綱整維不遺餘力時李芑新為議政尹元
宋麟壽

衡陞二品公知芑必凶于國元衡以陰邪府將命
有妨亮陰初政爭論之言者進公爲漢城左尹　明
宗嗣位羣奸忌公正直目爲浮薄領袖削奪官爵退
居清州舊業杜門謝客左右圖書有時興感發爲詞
章辭氣和平無一毫感切之語丁未九月因鄭彥慤
所啓　傳曰此不得志而怨上者所爲也尹仁鏡李
芑等會賓廳錄罪人名點當死者至公名芑大點之
順朋曰惜哉此子愿慤人也芑曰鼓擇賢之說者不
死而何回啓曰厥初定罪時從輕而不依律故邪論
如此遂賜公死其後芑語人曰宋麟壽豈不是善人

但行大事不可拘小節譬如作室欲修基址則雖有好花好果不得不芟治也使者到門適其生日挨親門生多聚其家舉家歸哭公神色不亂沐浴冠帶舉止如平日取紙筆大書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書付其子曰勿以我為戒勤讀書戒酒色以慰九泉之魂負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從容就死致命之夜白氣如虹貫屋亘天者累日年四十九公少時力於為文斗史詩家無不涉獵晚耽性理之學手不釋程朱之書嘗與金慕齋為忘年交慕齋臨終語及 國事曰後日之憂予當任之公之勳元衡也親舊皆謂公曰

洙傳吉壽

銀臺之長爲嘉善常事也況工參有何稀貴如是固
執手無損於彼之前路而只自爲禍公曰豈可將此
子置諸宰相班手親舊窺勸止之則公佯作射聽辭
不聽俄而乙巳禍作公被竄及良才驛壁書之來元
勳等將加罪各人應死者十餘人元衡伸救幾盡唯
二三人不免而公與焉公將死日家人實未知有
朝命其家神主房內覺有閣閣聲怪而視之則公父
之主自下靈床至窓下以頭叩壁似作悶迫狀先生
沒後百一十四年爲今 上之元年庚子也先是
萬曆 洗冤復爵至是 命贈吏曹判書 賜謚

文忠公全州懷德文義清州等華甫皆建祠妥侑
朝廷遍賜嘉額俾供俎豆乙巳　上幸温泉又遣官
致祭雖元衡彥憼之罪不得擢奨而誅之而國家
崇報之典則蔑以加矣蓋先生資禀和粹如春陽慶
雲而其中所守則壁立萬仞三軍莫奪當　仁廟新
陟　文定垂簾小大稿䖘以得死爲幸而先生乃於
朝堂唱言元衡兄弟必亟先誅然後策立太弟此雖
為受禍之基根然豈不是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也先生就命時年四十九
未及有所論著门人等弟又未䏦收拾緒餘以傳諸
朴[illegible]書

後其見於慕齋晦齋退溪諸賢者只寂寥數語而已惟栗谷先生以為不挨時勢而以三代之治謂必可復申相國欽以為如儀鳳瑞世建標百禽雖其不多亦略見其規模氣像之大槩矣　國朝名臣言行錄記其為學之方則髫齔即不戲嬉好讀書端坐終日夜分未嘗少懈喪禮一依文公家禮少時于史詩書無不涉獵晚耽性理之學手不釋程朱之書又記丁未月日先生先考神主自下神座以叩頭壁閣、有拜俄而　朝命至所謂先考即我高祖考參奉公也其精爽靈魂固有所絕異者亦豈先生誠孝默有以

相感者歟嗚呼悲矣所後孫知禮公一傳而嗣又絶
今主祀者先生伯氏西阜公玄孫基明也謀記碑陰
而監司閔侯維重以爲先生是其先祖贊成公齊仁
所嘗偈其寃而得罪於衛懿者特助其事役云

宋僕[illegible]詩

故叅賛白仁傑南平書院請額疏

伏以惟我東方自殷師以來素稱禮義之方而參考
其道學淵源端的可指者則亦無幾人矣麗朝鄭夢
周之後有以豪傑之才直尋程朱正脉一以斯文為
已任而卓然為百代儒宗者則惟故儒臣文正公趙
光祖一人而已其時親受其學不墜緒餘至死羹墻
以傳斯文之一脉者曰故忠肅公叅賛臣白仁傑其
人也仁傑生而穎異孝友出天稍長力學自立慨然
有求道之志始從大司成臣金湜以諸生講學于国
庠非性理之書則口未嘗言其學益進則能自得師

疏 休庵院額

遂從光祖委己而事之就其宅傍搆室以處一言一
動惟光祖是視及光祖被禍而死仁傑至誠慟毒非
但羣小以光祖之徒擯棄排抑仁傑亦不欲立於其
世絶交息游閉門讀書其時士禍之餘俗尚大變道
學二字為世大禁而仁傑猶不少沮愈自激昂繩趍
尺步不遂失師規及至黨禁稍弛始從有司闈科登
朝則乃欲以光祖之所行於　朝者行之雖小人餘
黨非笑譏誚而猶不以為意及至乙巳之禍士類之
魚肉將有甚於光祖之時故雖鴻儒碩輔猶且斂氣
縮頭罔知如何而仁傑猶奮不顧身要以隻手障塞

洪流雷霆之下九死不撓眞可謂衆流靡〻一柱亭
〻者也及至就理脫死流離困頓之中猶日誦太極
圖說四書易及程朱之書如是者蓋二十年而未嘗
廢是亦不忘先祖之遺教也　宣廟卽位將興至治
收召賢俊則朝野之論皆以仁傑爲第一　宣廟召
置經筵數旬之內自校理擢拜直提學又數月陞爲
大司諫上論　垂簾之不可久　宣廟旣專聽斷初
服陳戒之辭亦不出於先祖之所以告　中廟者也
其言曰人主一心朝廷之本也君心正則朝廷莫不
一於正矣是以古之聖王必先正厥心以立其本所

龙疏　休庵院額

謂精一執中即其學也而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
誠使 殿下體精一之道皇建有極則表端影正羣
下敢則莫不精白一心丕應後志矣嗚呼雖使程朱
復生豈可以易斯言哉 宣廟蓋知其賢又未一年
陞爲冢長而曰佛忠誠可以貫日月節義可以凌氷
霜君子生世揚于王庭致君堯舜可也仁傑亦感激
不世之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略以聖敬日躋爲
勉進聖學之本而縷縷以道學不振爲憂請從祀先
祖于文廟請伸宋麟壽等諸賢之冤請招延李滉而
引用李珥成渾等以風動士林振起斯文其餘言論

風旨不可勝記而至誠拳拳則惟在於此矣其所以
上承先祖之傳者既如此其純粹明白而下啓後人
之功又有大焉如文成公臣李珥文簡公臣成渾皆
其門人也雖不可謂純師其以先祖之微言至論公
誦於斬伐之餘使二臣者得以聞而知之遂因以大
之則譬之龜山豫章雖於程朱不無大小之可言而
其上紹下傳聖道益明則其功可謂盛矣夷考其平
生始末其所謂儒先之宗適後學之標棟也生而有
功斯文者死而必享俎豆此古今之通義也仁傑於
仁廟辛丑以禮曹佐郎出爲南平縣監不以下邑爲

右疏 休庵洗額

鄙甲首以興學養士爲務四境之内皆置書堂擇脩士爲師俾主教導又頒廩瞻學而月至其所考課其業兒童所學爲正句讀此實程明道爲邑之餘法也以故貿貿遐裔之士得聞眞儒之風而皆知向方則其浸仁厚澤在於縣者爲最矣夫以仁傑之正學淵源雖在異地越疆惟當尸而祝之况其游宦之鄉乎故鄉中父老議建祠宇春秋設享積有年紀矣久而傾圮今將重建以爲永久之道而第無 恩額之章則流俗所輕廢墜無日矣臣等竊聞 聖上臨御以來崇扶儒賢之典無所不暨而獨仁傑之祠未有及

爲此則臣等孤陋畏恐不以上聞之罪也今敢裹足赴闕裸籲 天閽伏乞 聖明特下有司俾議所宣之猶以新一時耳目則非獨一縣之幸其於斯文之興廢亦不無所關也臣等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宅號 休庵院額